

人生向善的温情书写

《善斋拾贝》偶拾

陈亚珍

毛永林的《善斋拾贝》(山西教育出版社),重在一个“善”字,而由“善”引出的,是一群人,一族人,一系列人,他们从作者笔端喷涌,带着各自的经历,彰显着他们的生命轨迹,并由这些个体生命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景。

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作品,但他自己本身并没有成为“作品”。而本书作者是自己先努力成为一部佳作,而后用文字折射出他的品相。所以,无论他怎么写,都在追求大情怀、大视野。

未经思考过的生活不能称其为生活,毛永林思考过了:人是什么,如何做人。因为知道为何,所以知道如何!虽然他的文章不重于遣词造句、营造意境,但行文却潇洒自如,风趣幽默,语言风格多样而独特。创作的形式和规制,对于他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心境的呈现。因此,他行文不扭捏、不作态,自然天成,情趣意趣相得益彰,阅读起来轻松愉快,时不时让人会心一笑,继而思绪纷纷。

毛永林的散文写作,贯穿着对教育的思考和认知,又以向“善”为主旨,并将其于施教中发扬光大。这样的思想和践行,有其历史渊源。

永林的母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教师。所以,他从小在书声琅琅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成年后,他做过二十年代教,并在游走四方中,树立了教育为千秋万代善业之理念。从2000年办学迄今,已二十有余年。几经周折,跃上高峰。如今他择地乡村,立教学楼于一片绿色中,将果木、庄稼、药材等,敷设成教育园地的生命谱系。他崇尚灵动的教育,让孩子们在自然中观天地之理,在植物中悟人生凉热。他绝不允许学生在餐桌上吃饭,却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培养身心健康的人并使其步入通往人才成就之路,才是他的施教理念。

为培养孩子们的生存能力,学校建起了“跳蚤市场”,模拟成人办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按序排队,礼让不争。各部门“工作人员”谦和温良,服务周到。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在生活中培养团队精神,在兴趣中树立健全的人格。组织孩子们到省博物院做解说员,锻炼他们的口语表达和现场发挥能力;组织学生到汾河滩捡垃圾,增强孩子们的环保意识。所有实践活动,皆为增长孩子们的见识,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对土地的热爱。他不许家长训斥孩子,更不允许家长打孩子。他认为,棍棒底下只能出奴才,绝不会出人才。善教,是施教的良药。他崇尚冰心先生所言:

“爱在左,情在右。在道路的两旁,我们随时播种随时开花。使一路上穿枝拂叶的人,即使走过荆棘,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

他作品中大部分是故乡的人和事。永林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一个“乡”字何其了得,乡是胎记,乡是生命的发源地,如果乡的记忆丢失了,生命就像缺了水分的干萝卜。第一章标题《站在塬上喊一声妈》,激发着读者的情感,妈就是故乡!是生命的妈,文化的妈,是人生构建的妈。《我的老家》中的母亲、父亲、姥爷、舅舅、大妯子等,他们是乡歌,也是乡愁,他们身上集聚着浓厚的中国文化。如其他寻常百姓一样,他们经历了战争、饥饿、病痛的折磨,然而他们却是刚强的,有着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他的母亲一生从教,炕上炕下都是补学的娃,但她没有收过一分钱补课费。母亲一辈子好脾气,一辈子惦记老少爷们,退休了还要大包小包回来接济邻里乡亲。永林的散文总有一种暖暖的善的温情流淌,读者心中曾经的乡间记忆都让他悄悄地激活。

父亲是一名军人,母亲说父亲是个“二气气”,在昔阳,“二气气”和“二杆杆”是常用语,但又不尽相同,“二气气”是一条路走到底的意思,“二杆杆”是鲁莽、没脑子的意思。口语文化,他运用得很自然。母亲说父亲是“二气气”人:“除了共产党、闹革命、革命工作,一辈子没和我说过一句贴心话。”大白话,却描写出历史的况味。“二气气”的父亲一辈子视军功章和档案如宝,只怕失去组织,与党失去联系,无处交党费,临终时,令姐姐代他把党费交给老家村党支部。

这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真实的情,远比那些造作的丽文更动人,更能留下记忆,更有历史价值。永林的书写是真诚的,他试图通过人物再现历史。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就像水墨画一样,由一个点洇出一片斑斓……

爱默生说:“真正的诗歌是诗人的心灵,真正的船只是造船的人。”一部书,是作者心灵的映照,心里装着什么,笔端就会流淌出什么。永林有着深深的恋乡情结。他的书是为游子们搭起的一座感情桥梁,不读他的书,我都不知道东冶头镇是2500年前肥子国的都城。也不会知道,圭阳国王的眼球被箭射出又装回,圭姓因避祸更改姓,于是暗合圭阳国王的眼球,目加圭为睦。东冶头睦姓人很多,他们原来是肥子国子民。再比如,昔阳嫁人时必须吃“头脑扁食”。因头脑汤甜,扁食(饺子)咸,合起来叫“天仙”(甜咸)配,情趣盎然的民间智慧,哪个游子读到它,不对家乡生出爱恋?

编者按

山西,作为文学创作的大省,新作品的诞生从来不曾有过间歇。今年以来,我省我市作家出版或行将出版的各种体裁、题材的文本更是层出不穷。以《太原日报》“作品”版关注的散文为例,就有多部作品相继面世。由此可见我省我市作家散文创作力度的强劲。

关键是,这些散文作品大都突破传统书写方式,深切关注社会,面对现实。新视野、新写法;不拘泥,不墨守。如赵树义《折叠的时空》,毛永林《善斋拾贝》等等,对散文写作的创新与认知,具有革命性的引领效能。《太原日报》“双塔”版今日集中刊出相关评论,邀请读者共读。



赵树义

太阳落山时,开始想家

莫名地,我喜欢秋天。我的写作大多始于秋天,我的作品研讨会也都开在秋天。这是我与秋天的缘分,是命中注定,不只因为这个季节有果实或落叶。

果实或落叶坠落是一种想家,而想家是一种文学叙事方式。一个写作者,葆有悲悯心是必要的。让悲悯把内心不够敞亮的东西洗干净,这是生命题中之义,去大自然中看看,鸟儿花儿草儿都可以做到,即使动物凶猛,也可以做到。

到自然中,这是想家的最好方式。

其实,到自然中不是想家,是回家。回家当然不只在太阳落山时候,但此刻,我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只因它介于昼与夜的折叠处。事实上,选择是件困难的事,世界是可能性的叠加。选择还是一种态度,我只抱持我的态度。所谓观察,所谓记录,哪一样不是选择?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选择什么,记录什么,此其一。怎样选择,怎样记录,此其二。让选择去建构,让记录去建构,此其一。一切在于建构,而建构是美学的义务。

无疑,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建构,每一次建构都是一种态度,但这一次,我选择放弃。放弃习惯的视角,换一个视角。放弃习惯的姿态,换一种姿态。放弃习惯的表达,换一种表达。有大美,我可言,可不言。

并无标新立异之处,仅是选择了一个新的方式:折叠。就像你在一张纸上画画,而我仅是折叠几下,让一架纸飞机去飞。我充其量仅是把一张纸折叠几下,在空中飞的不是我,而是折叠后的那张纸,她多像一只蝴蝶!

我选择“折叠”这个词,这是我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我的美学立场。

我还选择“时空”,“时空”便是世界。

实际上,并非我要折叠什么,而是她本来就是折叠的。也非世界多么大,折叠时空显得多么有野心,而是世界本可以很小,我喜欢盈手一握的乾坤。

实际上,我就是坐在山口或河岸,想家一样想那个世界,让那个世界以自己的方式出现在我的文字里。太阳落山的时候最是安逸,我想温柔软更近一些。

实际上,太阳落山刹那最是混沌,在那一刻,我与我想念的一切同在,我与我想念的一切被同时淹没到昏黄里,像一道辙槽。

想家的时候,人最该道一声感谢。我不喜欢把感谢挂在嘴边,但这一次例外。有些东西,人这辈子总要

次,譬如爱,譬如感谢。而什么时候说,什么地方说,对谁说,得看缘分。

感谢沁源,感谢沁源纷至沓来的缘分。我厌倦了成语,厌倦了形容词或修饰,但有时候,适当使用成语或形容词是必要的,譬如此处,我用“纷至沓来”来修饰缘分。修来的,纷至沓来的,那时候,我只需坐在山上或河边,一切的一切,蜂拥而至。人这一生,就是在寻找或等待这样一个时刻,幸运的是,我等到了。

我一直相信,一部书必定是一种缘分。譬如沁源,可以是一个地方,可以是一个人。某一天,你说来沁源吧,我便来了,便有了这部书,这便是缘分。我想对沁源说,我爱你,其实我爱的不止沁源,还有制造缘分的你和你制造的缘分。无疑,缘分也需要制造,只不过,是用心罢了。

走进沁源便会遭遇各种谜题,出题的不只有自然,还有爱沁源的人,还有被沁源爱的人。此后,老邓出现了,我还是称他邓焕彦先生的好,这样显得庄重,我与他毕竟是一种互为敬重的缘分。郑曙林先生也出现了,和他众声喧哗的鸟儿,这是一种独唱并合唱的缘分。宋勇先生也出现了,和他的“活地图”,无疑是一种想去哪儿便去哪儿的缘分。还有很多很多,坐下来聊过天的,一起爬过山、钻过沟的,惊鸿一瞥、擦肩而过的。当然,还有茶或酒,我与你坐在茶台或酒桌两端说话,沁源坐在茶或酒中,看着我们。

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诸位同仁,是你们的大度、精益求精和不惜成本,成就了《折叠的时空》的惊艳,甚或,是你们把一块老粗布织成了锦缎。感谢作协诸位领导、师长和兄弟姐妹,是你们陪我聊天、喝酒、吹牛,让我在文学这条苦中作乐的道路上坚持下来。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师父李杜先生,是他把我这个逃兵从醉生梦死的尘世间提溜回来,把我扔到文学这条“贼船”上,任我风吹雨打,颠簸沉浮。总之,我要感谢生活中所有的美好、不美好甚至磨难,因为没有美好,我不可能懂得磨难,没有磨难,我不可能珍惜美好。

简而言之,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折叠,就是情道和缘分的折叠,就是美好与不美好、成与败的折叠。当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尘是生命里的横轴,土是生命里的纵轴,在尘与土的夹角里,时光会绽放一丝微笑,这微笑便是折叠在人世间的温暖。

时空交叠 万象在旁

——也读《折叠的时空》

崔昕平



散文好写,写好却很难。赵树义这部厚厚的《折叠的时空》(山西教育出版社)还真是一部在很难翻出新意的游记散文领域翻出新意的、韵味纯正的游记散文。

游记散文的源头,可上溯至魏晋至唐的文体自觉。游记也是颇受中国人青睐的文体。历代文人游历自然,访

名山大川、人文古迹,留下了大量气韵生动、富蕴哲思的山水游记。但历经了当代文化散文热之后,游记散文近年来似乎并没太大声量,而且屡屡显出某种程式和套路。究其原因,大约首先是没了古代文人那份信马由缰、寄情山水、散淡人生的游兴与条件。赵树义显然是让人眼红的,三赴沁源,其中一次还长达一月有余!

作品的书封很有意思,“折叠的时空”半布于封面与封底,书脊相隔,两不相交。透过这部《折叠的时空》,可以读出赵树义遍访沁源“秘境”的足迹,也可以读出“静则悠、悠则闲”的记游滋味,还有一重密织的“有我”之境。这是典型的“真我”记游。这个“真我”,也让沁源的古意与新篇交织架构起“折叠的时空”。作家恰恰游走在这时空之间。书写起于“真我”,又跨越个体化的小我视野,走向地域人文历史的俯瞰。

散文是与个人的思想、心灵和生命体验关系甚密的直诉式文体。花草风物,但凡入文,必是经由创作个体内化之后的外观,是被触发、被打动,带有鲜明的自我的印记。无论如何运笔如风,万念皆能归于我,统一在我之所思所想所悟所感。当然,这是心智和情感沉淀的记忆,历经岁月,绵里藏针,刚柔相济。有句语评价:“散文是一个作家读书、做人情怀的自然体现。”

《折叠的时空》中的这个真我,既是一位信笔游走、描绘目之所及的行者,也是一位大脑高速运转的思索者,勘察着大自然与人类“某种隐秘的关联”。作品有着阔达的视野,描绘所见之瞬间,又由瞬间所见延伸出沧海桑田的、巨大而神秘的空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空间都逃不过时间的冲刷”,“所谓空间,便是相爱相杀”。这里,《折叠的时空》借助一个点,遐想、勾勒出沁源这一时空曾经演绎的相杀相爱。

《折叠的时空》有浓烈的个体气息、情感温度,这是非常难得的。透过作品,能读到作家对大自然、对多次造访

游历的沁源有大爱。诚如作家所描绘的,“沁者,渗入,浸润,汲水,头向下垂,纳入水中也。沁从水从心,心为内,水从内部渗透而出,俨然一种写作方式,何其美哉!”

这个写作客体是真切地与写作主体融合连通了。在静谧的绿色沁源行走的作家,完全融入了他的对象,“无须大肆铺排,无须添油加醋,沁源仿佛一座深夜的壁炉,她如此安静,如此自在,这部书便应该是温暖的灰烬,无关乎热烈,无关乎张扬,仅需静下心来聆听心跳,仅需假在她的脚下,她睡去,我便睡去,她醒来,我便醒来。”这是作家面对大美沁源的写作态度,也是作为读者亲近这部大散文的阅读态度。

文字有形神咬合度也是亮眼的存在。《折叠的时空》中,屡有精辟的短句跳出静谧的景致,击打读者的慵懒惬意的阅读姿态。散文写到目之所及的山野间动物的脚印,即便是金钱豹的脚印,也是“憨态可掬”“可爱的”,“猛兽也柔软”的点睛,是细腻而投入的文学传达。面对难得一遇的异景,作家会调动有些异趣的用词,如月夜岭上的天边,用“钢蓝钢蓝”描绘比白日还纯净的蓝天。这些遣词,有着扑面而来的新异感,让人想起刘亮程的一句话,“吹开尘土,看见埋没多年的事物,跟新的一样。”

书写绿色沁源这类题材,有人会专注于沁源几代人无私奉献,植树造林,变荒坡为绿原的书写方式,赵树义显然不想走别人走过的路,他是抱着来蹒跚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姿态来的,很高调,有野心。

“有脚步,不一定有声音,声音不过是耳朵对震动频率的一次捕捉。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万事万物留在大地上的痕迹,却察觉不到一丁一点的响动。”就是这样一种喜欢不走寻常路、不做寻常思的运笔运思,形成赵树义散文的辨识度。他的姿态高调,他的笔却深深扎入了沁源的毛细血管,捕捉了诸多很难觉察的“微表情”。

作家沁源之旅,属于典型的深度游,自然、人文、风物、历史、人情、世故,又并不沉浸于旧事,而是时刻穿插着“当下”的鲜活感,凸显着民间的生机。诗人曾对话诗人,各异的、当下的自然之美触发了作家对时间的诸多诗思之思,也有壮怀激烈之时,比如遗迹中记录的抗战英烈故事;有无人之境,如开篇的《沁水出焉》,也有浓郁的人间烟火,如《花坡墓上》。活动在书页间的每一个沁源人,也都塑造得利落出挑,那种质朴、豁达、勤勉、诗意,同样令人向往。

赵树义的书写,重塑了我脑海中的沁源印象。各色创意民俗充盈着时尚的气息,各种神话传说则又让这重重的绿意与古意紧密关联。在这部书里,沁源的远古、过去与当下,巧妙地折叠了,它们碰撞、呼应、叠加、沉淀,耸立出独属沁源的气韵。这时的沁源,作家笔力演绎的沁源,魅力难挡。读罢最大的心愿,是邀一两好友,请赵树义做向导,好好走一趟沁源。这大约就是一部作品的成功吧!

仿佛看到赵树义在文字对面的微笑。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崔海昀的散文行将集结问世,而我早已是她的忠实读者。抑或集中有新作纳入,但读过的那些篇章,已构成我的认知,所以,就有了付梓前如下的话。

多年来,新闻采写与散文创作,构成崔海昀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二者互为补充互为丰盈互为完善,前者驱使她不停地走进火热或冷峻却复杂并异彩纷呈的生活,而后者又能给前者作一些思想的灌溉和文本的润泽。支撑着她写出几十万字的人物与事件的访谈和通讯。

大约是十年前吧,海昀进行了一番颇为艰难和痛苦的反思,用踏踏实实的写作和思考,来完成写作的转型。她的《阁楼上下》《沟南炊事》《黄河》《南院院里》以全新的文本姿态,一步步走近散文本质,我手写我心,真情抒写魂牵梦绕的乡愁意绪,渐次完成着文学意识的嬗变和文本革命的自我担当。

海昀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襄汾河东的乡村和乡村的校园,是她的故乡,也是她成长的乐园。自记事起她跟着教书的母亲,到村民家去吃派饭,一家挨着一家。乡村的土窑洞、砖瓦房、村巷、羊群、井台、田野、阡陌、沟畔、崇山脚下、汾河岸边,清晨的雾霭、傍晚的炊烟、春日的麦苗、秋季的玉米、毛驴的哞哞、孩童的欢闹……这一切乡村物象,构成崔海昀童年深刻的乡村记忆。而这片乡村的主宰——五彩纷呈的乡民们,他们平淡而凡俗的日子,他们简约却也复杂的生活,则真正构成了乡村意象的深沉内涵。

她的多篇作品里,倾情描摹出农耕时期乡村的宁静、祥和、恬淡、自然,乡邻之间的和睦和人伦人情的浓郁。这显然承袭了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精华的浸润和宗法制度之下承袭的印痕。

在《南院院里》《沟南炊事》《文庙》《黄河》《河沿》等篇章里,作者着力展示了左邻右舍、凡俗乡亲的人情之美和人性之美。那片并不遥远也并不富庶的土地成了海昀心目中的精神家园,情感依托和乡愁意绪,每每怀念往昔岁月的时候,那一团浓郁的心绪非但未被风化,反而成为愈加浓烈的乡愁。

海昀的性格是善良的。她用和善的目光观照着故土,在主观愿望的驱使之下,家园便处处笼罩在一片平和的氛围之中。海昀的性情是恬静的。笔下的故园在性情的梳理和取舍之下,尽量绕开了乡村的纷争、纠纷或是最为不堪的械斗之类,还原田园牧歌的和谐与宁静。

海昀的审美是唯美的、理想化的,既然故园成为一种精神家园,无论她的地域文化、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表现它们的时候,选取着展示角度,审视眼光和审美趣味,也都打上极为强烈的个性化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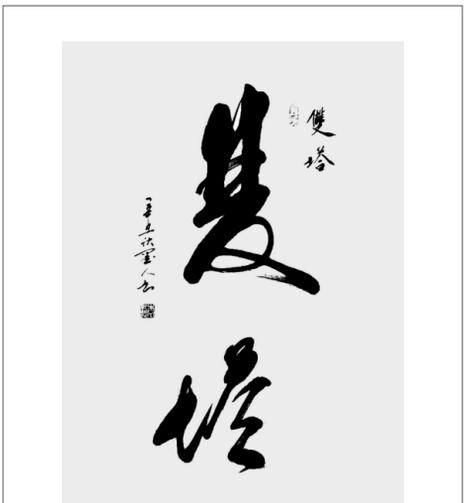
另外,从她散文语言的运用上,能读出唯美、平和、从容、舒缓诗意的特质,这也是她审美追求的另一种表现。

崔海昀对故土是一往情深的,这种感情是执着的甚或执拗的,否则难以写出《崇山行纪》那样的倾情之作。崔海昀对故土是异常偏爱的,无论当下,还是以后,她一如既往地那片土地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细腻而婉约地表现那里的一草一木,温情脉脉地诉说一些寻常家事,并且以伦理和道德的评判给故土赋予一些含蓄的界定。

读罢海昀近期的文章,也是十年来的主要作品,感觉还有一些话要陈述清楚,因为文学也是一种对话,是作者与社会和历史的对话,是同内心的对话,也是同读者的坦诚对话。这十余年来,社会是剧烈变化的,而她的作品,文章的蕴涵和意向显得单一和单薄一些。社会转型期农村的变革图景是多元而复杂的,农民、农村面临新的生存困境、两极分化、土地问题,是需要真实而深入反映的。海昀的文章却看不到如此不容回避的内容。一个终生致力于文学的作家,对历史、对社会应有清醒的认识,用国际视野观照当下城市与乡村,是其面临的一个大课题。

海昀怅然和失落的是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时期的田园风光和纯朴人伦,是民情、礼仪、风俗、地域风物与地域文化。社会大变革,文化大动荡,农耕时期的地域文化早已风韵不再,一地鸡毛。这也正是中国农村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化工农业文明过程中的艰难蜕变和血泪历程,这正是文学家应参与其中,且思考着并写作着……

海昀的散文里多了一些“正”,缺少了一些“邪”,这恰恰是性情的活泼和生活的情趣。这不是文本要求,是写作理念使然。真正的审美是容纳了丑丑在內的大美学概念,如何在作品里引进和处理审丑的环节,这也是一个颇值思索的命题。



李涛(中国石化江苏淮安石油分公司退休职工)

本版面向读者征集“双塔”刊头作品以来,陆续收到一批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并择其适用者刊载。

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刊头征集活动,作品原稿请挂号寄至:太原市新建路78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专副刊采编中心 杨斌收;邮政编码:030002。或可直接送交(新闻大厦18层,联系电话:8222115;邮箱:tyrbvbyb@163.com)。并请附作者地址、邮编、电话、职业身份介绍。

文本革命的自我担当

崔海昀散文的乡愁意绪

张行健